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卷五

溧陽周柄中理𡨕氏著

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鄭康成以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朱不知何據。柳子厚曰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之弟子爲之也。程子謂亦成于有子之門人。洪容齋謂亦出于閔子之門人。以二子稱子

爲誑愚按論語又稱冉子請粟冉子退朝盍諸弟子門人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則子厚以爲曾氏之徒是也

千乘

車乘之說馬季長謂成出革車一乘是八百家所供包子良謂方里爲井井十爲乘是八十家所供何氏集解兩存之今按成出一乘則千乘之賦當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包註則合于侯封百里之制朱子雖嘗言一乘非八十家所能給疑馬說爲可據而孟子首章註云

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則仍主包氏之說矣。項平甫謂以
開方法考之。二說一也。此欺人之語。汪武曹已辨之。任
釣臺則爲之調停云、八十家是平時備辦之數。八百家
是臨時調發之數。于經傳亦無明文可考。毛大可又據
春秋昭五年傳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
也。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十縣一千乘也。計縣方十
六里。中計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愚按薳啓
疆此言。本以楚靈欲辱晉。故張皇晉國。以遏止其後心
其所言車乘、或非實數。卽繫實數。亦春秋時事。在晉作

州兵作三行五軍之後不可以當周制且惡知其所謂縣者即周禮四甸為縣之縣而斷以為二百五十六井乎傳又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此邑非周禮四井之邑而縣必四甸之縣乎毛氏以此定車賦之制武斷極矣

北辰

邢叔明謂衆星共乎北斗此蓋因北極之紐星名天樞而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故誤以北斗為北辰前人已辨之矣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個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

謂之極星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此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毛大可據晉志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名曰北辰其紐一星爲天樞而極斥朱子北辰非星之說愚按隋書天文志曰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元郭守敬亦曰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此可以証朱子之說毛氏乃謂歷代天官家書府家並無此說何其立論之果耶邢士登古今律歷考曰自唐至宋

測紐星去不動處三度餘。南宋在臨安。測紐星去極約四度半。元志則但從三度之說云。 按星書、天樞五星、第一星曰紐。其下四星相貫。二曰后妃。三曰庶子。四曰帝。五曰太子。紐星去不動處一度有餘。若其下四星去之益遠。至第五星距紐星已十五度矣。史記謂太一常居卽星書之第四星曰帝者。以尊言則帝爲尊。以近極言則紐爲近。朱子云。就極旁取一星謂之極星者。紐星也。而又引史記之太一常居則混矣。

詩三百

刪詩之說漢以前不見於經傳史遷始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得三百五篇孔氏書序亦云刪詩爲三百篇後儒從之而又各自爲說有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此歐陽氏之說也有謂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此鄭漁仲之說也愚謂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豈有據其一手自定之書而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若出于現成公共行世已久者孔仲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去

其九。是固已疑之矣。朱子亦云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近堯峯汪氏、竹垞朱氏、並謂孔子未嘗刪詩。文攸本集。其說皆可采云。

孟懿子問孝

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朱竹垞毛西河並主此說。毛氏以時考之。謂魯昭公十一年孟僖子反自祲祥。生懿子。昭二十四年僖子卒。懿子年纔十四歲。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其生也後僖子卒三年。樊遲能御。則又多歷年所。先儒謂在魯人

以幣召還夫子之後俏人之召在哀十一年冬清之戰樊遲為右亦哀十一年是時樊遲仕季必與孟氏數相過從故以告之然則當懿子問孝時僖子卒已三十餘年懿子無親何云從親之令毛氏之駁集註如此愚謂從親之令非必稟命于親也即親不在而無能改于其德亦是從親之令如毛氏之說則僖子墓木已拱夫子亦不當言生事死葬矣豈特朱註為可議哉

君陳 註

鄭康成註坊記云君陳蓋周公子詩譜云元子伯禽封

晉次于君陳世守采地竹書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蘇氏書傳謂君陳如君奭君牙之儔難確信爲周公之子愚按漢書王莽傳言周公之子七人七人者凡蔣邢茅胙祭與伯禽而七也然厲王時有周定公而春秋傳亦累有周公爲太宰此即君陳之後世守采地者則周公子不止七人故知鄭說爲可信

輗軏

輈端橫木曰衡亦謂之鬲輈長一丈四尺四寸自車尾

直貫軌前微曲而上至末為頸當轅之端值衡則向下鉤之所謂輈也衡之缺處為軛當兩服馬領上缺去七寸以扼馬領子前使不得去謂之軛其上平處為衡適言之衡即軛也輗軏乃軛之異名註解輗字即指轅前橫木所謂衡者言轅末為誤解軏字謂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此則非是蓋轅端上曲即衡頸與輈相連非別一物未可與大車之輗對朱子蓋用包咸舊註而未之深考耳

孔子謂季氏

季氏集解以爲季桓子按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㕦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魯昭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人人當作八傳文誤也二八纔十六人其衆舞於季氏則用六十四人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魯家庭而僭宗廟一至於是此而可忍其勢將無所不爲蓋已有無君之心矣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其得聖人之微意與據此則季氏乃季平子非桓子也

八佾舞於庭

舞佾之數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佾八人杜

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二說不同韋昭晉語註云八人爲佾備八音也宋太常傅隆亦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杜說非是

舞有文武二舞干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司農註周禮言宗廟用羽舞陳心叔主其說引左傳考仲子之宮惟問羽數以爲祭廟用羽之証愚按范甯穀梁傳註云言六羽者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則知祭他宗廟自當文武兼用司農之說非是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

之儀。困學紀聞取此說。愚按樂必兼聲容。周禮云士特縣。則固有樂矣。獨無舞耶。況大夫四士二。左傳有明文耶。或曰賜然後用之。

庭。堂下地。毛西河曰古宮室制堂前曰庭。堂後曰寢。皆對堂之前後半爲之。故同一堂而中堂與前庭分焉。中堂名堂上。前庭名堂下。尙書下管鼗鼓。禮記下管象舞。凡管鼗諸器。象箾諸舞。皆在庭中。豈有宮懸列舞在露地者。愚按室即堂之後半。儀禮疏棟北楣下爲室。堂五架正中曰棟次架曰楣是也。堂下爲庭。朱子宮室考。堂下至門謂之庭。是也。古制碑在堂下三分庭

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盡三堂之深也若庭即堂之前屋豈堂止五架而庭反得十五架乎更證以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雨霑服失容則廢是庭非堂屋斷可知矣

以雝徹

雝序云禘太祖也鄭康成謂此詩乃徹祭所歌亦名爲徹其註周禮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云徹者歌雝竊疑鄭說恐未是蓋祭祀宗廟各有詩歌若謂周禮之歌徹即此詩則羣廟皆有徹俎禘祭之詩豈得泛用之羣廟朱

子以詩中止言烈考文母而不及帝嚳后稷故以爲武王祭文王則祀文之詩又奚取于羣廟之堂乎季彭山詩說解頤云歌徹恐有別詩此說良是

三家之堂

三家之堂桓公廟也呂東萊論宗法云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旣不敢宗君則君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由此說推之季友爲桓公之次嫡莊公同母弟得爲大宗因而立桓公之廟于其家記所謂公廟設于私家是也以三桓並

桓出故稱三家之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東萊又有三桓爲三大宗之說益非俗說謂八佾季氏所獨雍徹三家所同非是

揖讓而升下而飲

集解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此以揖讓升下專屬飲時禮記射義載此文鄭註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孔疏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亦以揖讓屬飲與王註同愚按揖讓升下是統言射禮揖讓而升者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

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而升也揖讓而下者射卒南面揖階上揖降階揖與升射者相交於階前又揖也揖讓而飲者射既畢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降司馬命三耦及衆賓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遂加弛弓一耦進揖如升射時及階勝者先升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觶興少退立飲進坐奠之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交於階前亦揖也分作三層爲是　古註以揖讓而升下而飲作一句集註以下而飲三字爲句則似以飲屬下與禮文

升飲不合毛大可非之然鄭註詩賓之初筵引此亦云下而飲註固非無本也

灌

凡祭之初質明而灌謂之晨灌王以鬱鬯授尸尸受之以灌地故又謂之灌尸禘祫之禮初獻王灌尸二獻后灌尸此之謂二始自後又有七獻合之爲九獻而大畧分爲四節一祼鬯二朝踐又曰朝事三饋食又曰饋獻四酳尸祼二王與后各一朝踐二王與后各一饋食二王與后各一酳尸三王與后各一諸侯之爲賓者一是

爲九獻。九獻後謂之加爵。孔氏禮疏薛氏禮圖之說竝同。獨陳氏以爲不然。謂周官行人、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而祼不預於九獻。諸侯一祼而酢饗禮七獻。而祼不預於七獻。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內非也。葢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耳。馬貴與謂二說皆有據。當竝存之。以待作者。愚按祭統言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祼。則祼在九獻內無疑。大行人所言是賓客之禮。不可以例祭祀。陳氏之說疑非。

魯之郊禘 外註

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祭統亦言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則郊社內則嘗禘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爲非禮劉原父春秋意林據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天子謂魯之郊禘在惠公以後葉石林陳止齋並主此說或又據鄭氏詩譜魯僖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行父不但請頌并請郊禘故春秋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四月始可見魯之郊禘至僖末年始

成之愚以爲皆不然考魯郊有三說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寅月又郊以祈穀是二郊也若鄭康成之說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在子或在寅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三說不同杜爲得之按家語定公問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

也孔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據此則魯之郊非天子之郊不過祈穀之祭祈穀在寅月明堂位言以孟春祀帝于郊夏正之孟春正寅月也其配后稷亦以稷本農官至周不改故祈穀必祀之絕非始祖之義然則魯未嘗用天子之郊又何成王

之賜而惠偉之請乎毛西河任鈞臺頗主此論惜其不引家語以証耳至魯之有禘萬充宗謂魯禘不追所自出任氏亦謂竹書魯禘周公于太廟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及魯頌周公皇祖皆不及文王是特祭周公之禮如天子之禘未嘗祭文王毛氏據大傳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謂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係周公以別子為大宗故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二說不同愚按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襄公臨于周廟杜註以為文王廟有廟則有祭史記魯世家成王命魯得祭

文王其言也或終以經無明文爲疑不知經自有之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註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疏云畿外同姓諸侯郇衛之屬是也此此証之見於經者也

奧竈

孔子國謂奧在內以喻近臣竈則家之所有事者以喻執政此此以奧竈並指臣言集註則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曰知錄駁之云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于奧此即竈之神矣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時人之語謂媚其

君者將順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時也此以奧與竈並指君言細按三說于比喻之意皆未合羅整菴困知記一條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葢疑夫子欲因南子以求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矣媚奧之諷殆指南子而言也後人所謂奧援葢出于此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即獲罪于天之意亦可見其曲折矣按此說得之奧者室中深隱之地以比南子竈是明處葢謂借援于宮闈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耳奧與竈明暗之喻猶言暗求不若明求也此必有

爲而發、不然、買雖無狀、亦何遽唐突乃爾、

射不主皮

射不主皮。見儀禮鄉射記、其原文云、禮射不主皮。禮字該舉。大。射。賓。射。燕。射。講家有專指鄉射言者非也。或又謂賓射張釆侯。燕射張獸侯。皆以布爲質而不用皮。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可貫。惟大射之侯。棲皮爲鵠。不主皮當指大射言。此亦非是。蓋諸射惟大射有皮而通曰不主皮者。以。對。主。皮。之。射。而。言。也。主皮之射有二。鄉射記云、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註引尚書大傳

曰主皮之射。於蒐狩習之。謂田獵之後。取餘獲陳於澤宮。羣臣相與射而取之。又周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註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張皮射之是也。　馬融註、主皮能中質。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鄭康成儀禮註、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儁。此以不主皮爲不主於中。朱子之意則以射必祈中。卽禮射亦未有不以中爲善者。故云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但貫革與主皮不同。周禮所謂主皮。田獵之射也。樂記所謂貫革

軍旅之射也主皮者張獸皮射之貫革則周禮司弓矢射甲革椹質是也射義孔疏云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主皮非貫革則不主皮當仍從馬鄭作不主於中解問不主於中下文何以言力不同科曰力非勇力乃工力也伊川程子云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為工也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此解似較集註為長

哀公問社

問社張包周本作問主先儒有以為宗廟主者杜預何

休用之以解春秋亦爲宗廟主何氏集解本作問社孔註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朱子增以爲主三字謂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愚按古社主以石不以樹唐武后時東都置大社問禮官博士社主之制張齊賢等議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與呂氏春秋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此議引据甚明　方萬里古今考曰鄭氏註宗伯云社主蓋用石

蓋疑辭也古師行載社主襄二十二年傳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石太重車可載也人可擁乎竊疑宗廟之主皆用木社主或亦用木植所宜之木於社或就以供主用也愚按此說又與朱子異朱子言以樹爲社主而此言植木以供主用則更非矣蓋社壇而不屋以受霜露風雨若用木主何所藏之社主用石非特地類正取其不待藏耳　趙氏悳言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公遇災而慮故有是問此已屬臆揣之說陳心叔又謂哀公問社因亳社之災木燼於火而欲求木以植之故對之如

此尤爲附會蘇子由古史云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此說得之

宰我

史記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洪野處又據賢于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百詩極稱之云從虛處會出近時全紹衣則謂

宰我死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恒死。史記誤以爲陳恒之黨。故曰孔子恥之。愚謂此事有一大左證。而昔人未之及。是以迄無定論。按左傳哀五年。齊公子陽生奔魯。六年。陳乞使召陽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陽生遂至齊。陳乞立之。是爲悼公。十年。悼公卒。子簡公壬立。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十四年。陳恒殺子我而弒簡公。按史記孔子陳蔡之阨。宰我與焉。子西曰。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此哀公

六年事也是年宰予從孔子于陳蔡不在魯安得有先待陽生反與壬處之事則闞止之非宰予不待辨而明矣宰予負謗踰二千載今拈出此証而疑者不必疑信者不復信竊自喜能爲先賢雪此誣也

三歸

說苑或言于桓公曰管仲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乃謂管仲曰政則卒歸于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乃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據此則

三歸是臺名戰國策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據此則三歸是三取女二說不同許慎五經異義云管仲築臺僭也漢書地理志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則自漢儒已兩岐其說愚按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又云管仲庭有陳鼎家有三歸以三歸與陳鼎對言又以爲富則當是臺名但不知何所取義金吉甫謂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恐臺之命名未必由此備考又謂管仲相齊齊國在東人心已固結

矣而南北西三路之人心欲其盡歸于我故築三歸臺以寓意此直是郢書燕說可為一笑者也　陳心叔云一統志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按今之東阿即古阿邑乃衛地左傳襄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是時阿尚屬衛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乃衛亡之後也管仲何得築臺于衛地故知東阿三歸為妄愚按春秋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澤杜注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是阿邑阿澤俱在東阿阿澤

衛地而阿邑則齊地晏子春秋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此阿本齊地之證豈待衛亡而後屬齊哉非三十三年傳城小穀爲管仲也昭十一年傳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穀亦在東阿志以爲有三歸臺者據左傳耳非妄也又衛亡在齊威王後百餘年非亡于威王時種種舛誤

反坫

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見禮記孔疏阮逸禮圖云以木爲之非也聶崇義謂坫卽豐考三禮圖豐以承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則與坫異明

矣。許叔重謂坫爲屏。是以宋人作屏障說者。設于廳事以代反坫之語。沈存中怪之。見夢溪筆談不知其實本于說文。然此乃屏牆之坫。以外向爲反。與論語之反坫名同而實異者。黃氏日抄云。按汲冢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反坫向外寀也。則反坫非反爵之地。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室與。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此說亦非。蓋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此經所云。乃燕會之僭。非宮室之僭也。

儀

鄭註、儀蓋衛邑。邢疏、鄭以左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蓋衛邑。考夷儀故城在今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而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亦有夷儀城。皆非封人請見之儀邑。邢疏非也。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又云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四書釋地主此封人請見孔子處。今縣北有儀封。二說不同。志並存焉。

愚按續漢書郡國志、浚儀本大梁。註云、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又西征記亦以浚儀爲封人之邑。見水經註

浚儀今開封府之祥符縣城內有浚儀街爲遺址則儀葢今之祥符非儀封也　余既據續漢志水經注以儀爲祥符後見王中川集有云昔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於儀儀葢今之祥符秦蕙田曰浚儀竊知此地爲儀者有五證此去衛都僅百數十里自衛適陳道必經由一證也水經浚水實出邑下衛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浚之於儀實惟一所二證也秦蕙田去古未遠縣名浚儀必有所據三證也儀自入論語不名遂著聞他有儀邑孰忍泯之此獨爲儀而又加以浚者見浚爲衛水此實衛地

四證也。儀封在漢爲東昏縣。後易東明。宋元始易爲儀封。今縣治又國初所遷築也。夫衛適陳。必不出此。封人官名。何取儀封。此不足信。五證也。其說竟與余合。并錄之。

木鐸

木鐸註有兩說。按揚子法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以金口木舌爲駕說。正註中後說所本。當從之。乃見封人知天處若旡得位設教之

解。則封人之言終不驗。且何必以木鐸爲言也。劉公是七經小傳曰、言喪不足患。是乃天下久無道。而天以夫子爲木鐸於其間。故使之數失位周流也。劉潛邱曰、夫子凡五至衞。此是第一次去魯司寇而適衞時事。觀封人言二三子何患於喪矣。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踪合。此二條並同後說

尚古註云、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此非得位設教之說乎。曰、非也。春秋孔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

以順天心。邱爲木鐸。制天下法。此卽孔註所云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者。許孔演劉之意。蓋謂聖人雖不得位。必爲天下制法。斷不空生與封人何患於喪。天將以爲木鐸之語正相脗合。馬貴與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觀此則得位之說非矣。

四書典故辨正卷六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南容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閱也說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夏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畧、以。

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諡敬叔爲一人考萬繼元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說即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适縚則夏說良屬可從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夫行賄以求復位乃小人之行曾謂尚德之君子獨居思仁公言思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者而出此耶則敬叔之與南宮括較然二人矣

瑚璉

夏曰瑚殷曰璉此本古註據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

之六瑚。當是夏璉殷瑚。鄭康成註明堂位不言其制。其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而三禮圖謂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是瑚亦圓也。璉受一升。制度如簠而銳下。是璉亦方也。瑚璉本宗器。而飾以玉。賈公彥謂亦以木爲之。陸農師云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然則註云盛黍稷。亦舉其重者言之耳。

束帶

汪武曹曰。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元端則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元端。所謂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

愚按緇帶卽練帶。士冠禮疏云練帶緇辟。辟讀如裨帶飾而云緇帶者據辟而言也。

宰予晝寢

七經小傳云、宰予晝寢、寢當讀爲內寢之寢。而說者誤爲眠寢之寢。古者君子不晝夜居于內。晝居于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宰予晝居于內。故夫子深責之。王勉夫野客叢書云、寢者寢室。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閒見錄云、韓退之嘗註論語而未成。今世所傳宰予晝寢、晝作畫。是其所註者。

愚按此皆曲說。閒見錄尤無稽。明之作時文者又以杇木二句。即指其虛辭粉飾。立說雖新。要是臆解。

子產

按左傳子產鄭穆公之孫。七穆之一也。父公子發字子國。故以國爲氏。史記以爲鄭成公少子非也。成公襄公之子。亦穆公孫。與子產從昆弟耳。左傳魯昭公二十年。鄭定公八年也。子產卒。史記謂卒于鄭聲公五年。爲魯定公十四年。亦誤。考子產自簡公元年見于傳。至聲公五年。七十年矣。立朝之久。必無此理。宋儒謂子產歷事

簡定獻聲四君。蓋沿史記之誤、　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杜注子美子產也、則子產又字子美、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註子產謚則子產謚成。

居蔡

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二事皆僭朱子則謂以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兩說不同全謝山曰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

谷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爲即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僂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耳。乃若山節藻梲。管仲僭之。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吾故知其必無此

也。然則山節藻梲蓋施之於居蔡。是固横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也。愚按全氏不從古註而從朱子是也。但謂居蔡非私置。此則不然。昭二十五年傳云。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而家語亦云。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此明是臧氏所私置。若是國寶。則不得藏於臧氏之家。自有龜人掌之。武仲奔防。大蔡自在。何待於納。而臧會又惡得而竊之乎。且周禮卜師龜人皆屬宗伯。臧氏世爲司寇。龜非其所掌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之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是大夫亦得有龜但龜非盈尺不得爲寶故禮器云家不寶龜而文仲居尺有二寸之蔡又爲山節藻梲之室以媚之夫子不識其僭而識其不智者蓋居蔡之僭人知之媚蔡之惑人未必知之惑之蔽甚於僭故舉其甚者言之耳

甯武子

集註謂甯武子事文公成公兩朝考之春秋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盟于向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宛濮是文公朝武子未得爲大夫也陸稼書謂春秋時父子並

時在朝者甚多。只當如註。而闞潛邱又引春秋以實之。謂鄢陵之戰。晉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公車右。韓厥將下軍。而厥之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是父子同爲大夫。且同在軍。有明徵也。故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卽爲公左宰。焉見甯武子在文公朝。必不同父莊子爲大夫耶。愚按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如闞氏所云。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其子戊。宋華

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若此者不可勝數也但考背文公報怨伐衛成公失國實由晉文公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所致成公二年請盟晉弗許遂有襄牛之出非別有無道之行致失國也邦有道邦無道不過太平與多事之分不在其君之賢否觀夫子稱史魚遽伯玉可見註以有道無道分屬文成頁為未確不必從而為之辭

冉子請粟

冉子請粟或以為伯牛引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

伯牛侍以爲伯牛不吝財之證。按論語稱子者曾閔有若外惟冉求冉子退朝是也。檀弓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非冉有用財之證乎。史記弟子列傳明作冉有請粟何自而定其爲伯牛耶。

閻百詩曰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聖人之用財。既攷赤少孔子四十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于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愚按子華使齊。固不必在爲司寇時。但不當以年定之。如以年論。則原思少孔子三十六

歲當爲司寇時裁十四歲亦未能爲宰也。大抵家語史記所紀弟子之年。多不可信。

釜庾秉

集詁、釜六斗四升。此據左傳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說。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范鎮謂周以八寸尺爲量。八八六十四。故容六斗四升。此先儒相沿舊說也。邢士登古今律歷考、據管子輕重丁篇云。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同區）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夫釜粟百錢而區二十錢。釜粟十錢

而甌二錢差以五倍則五區爲釜非四區爲釜也愚按
管子注二升八合曰鍾則非四豆爲區之區矣此猶今
之各方斗斛同一名而大小異不得據此輒排前說
聘禮記十六斗曰籔鄭註今文籔爲逾疏云逾即庾也
考工記庾實二瞉鄭註瞉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升
與儀禮異賈公彥謂庾本有二法姜上均曰聘禮記十
六斗爲籔籔音叟其與庾文異音異量數之多寡迥異
何得妄以籔爲庾鄭註云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
今文籔爲逾逾夫云量名有爲籔者則其量非即爲庾明

甚。而其云今文籔為逾則逾字非即為庾又明矣而疏乃硬云逾即庾也。初不顧字音與量數之異率以合之而因云庾有二法何耶。據杜註左傳。訓庾為十六斗然今攷得申豐為季氏行賄于齊梁丘據而欲因高齮以通據乃請餽粟五千庾。且為請後於高氏以啖之。則其所云五千庾者。當是二斗四升之庾。其千二百斛若十六斗為庾。當八千斛。則賄據止鍾百四而賄齮反至八千斛。且為之請後於高氏。理尚可通耶。然則歷考經傳庾為二斗四斗。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籔自後漢包氏

註論語誤疑庾爲逾而爲十六斗之說魏何晏因之而晉杜氏之註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記與考工及宋邢氏之疏論語展轉成錮而經義之亂久矣夫子非不合與衆而予姑少與與以示之故于其請益而釜之外加以二觳之庾此于益之義非有難通也朱子亦仍舊註而未及改耳愚按姜氏此條甚辨但據考工記㮚氏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甗甑盆鬲皆瓦器大抵用之以盛未必即以爲量是以昭二十六年傳孔疏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遡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

而實異則謂閩人之庾庾即論語之庾恐亦未確然其說自不可廢故錄而存之

聘禮記四秉曰筥註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此禾數也又云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此米數也禾米之秉其數不同冉子與粟五秉是米數據儀禮爲八十石徐鍇說文繫傳云禾數百二十斤爲秅二秅爲秉粟五秉十石也此以禾數言非秉有二法

犂牛

家益公題曾氏農器譜云犂牛之子騂且角註疏以犂

爲雜色騂爲赤純色角爲周正寻謂不然竊疑耕犂起於春秋之閒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葢犂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觀周禮牧人時祀牲必用牷牷純色外祭毀事用尨尨雜色是則純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脅須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是則言角之意也愚按訓犂爲耕本許氏說文然犂必駕牛而後能耕非犂即耕也淮南子說山訓髡屯犂牛既犐以犙决鼻而羈生子而犧即論語此節之意髡屯髡牛貌犂雜文色之醜也犐犐無角犙無尾形之醜也論

衡自紀篇云母犂犢騂無害犧牲犂與騂對皆以色言非耕犂也角爲周正如春秋鼷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觭則不正矣盍公以楅衡解角字亦非

費

費在魯隱公時爲大夫費伯之食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費遂爲季氏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是或云費伯之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秘者有別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然先儒無此說

據路史讀如字者乃滑國之費今河南緱氏縣。家語執轡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于夫子此傳者之誤譚粱生謂閔子在季桓子時嘗爲費宰是未墮費前事此季康子時復使爲費宰是夫子自衛反魯後事恐按左傳季平子卒桓子嗣位在定公五年時公山不狃爲費宰十一年將墮費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前後七年中宰費者不狃也閔子何由而承其乏乎譚氏不考傳文附會家語而斷以臆見不辨陸稼書何以取之

汶上

漢書地理志兩載汶水所出師古註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愚按水經有汶水又有東汶水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東汶出朱虛縣泰山入濰則汶水有二明矣考酈注又有北汶水合于入濟之汶齊有三汶入濟者大此汶上乃入濟之汶在齊南魯北禹貢所謂浮汶達濟者

自牖執其手

註禮病者居北牖下北牖當作北墉儀禮旣夕記寢東

首於北墉下。是也。喪大記作北牖。遂相沿而誤。按古之室制、北嚮土壁曰北墉。南敞交窗曰南牖。惟亡國之社屋之。則於北墻開牖以通陰氣耳。金仁山曰、室之西北角雖有小圓牕。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包註云、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此說於情事較合。集註謂伯牛家以南面尊夫子。朱竹垞云、齊魯之間。上牀皆築於南牖下。夫子遂從牖執手視之。朱註乃曲爲之說。良由紫陽南人。不知北俗也。

孟之反

孟之反胡氏以爲卽莊周所稱孟子反此恐不然之與子異何得混爲一人之反事見哀十年傳時文家云淸之役非也按傳師及齊師戰于郊當稱郊之戰淸者齊師所及之地杜註淸齊地時尙未入魯境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安得舍其戰處反指所及之地而言乎觀後公會吳伐齊傳云爲郊戰故其不當稱淸之役明矣檀弓作戰于郞孔疏郞是郊頭近邑

觚

觚爲酒器註疏甚明但疏云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

失禮則不成爲觚以失禮解不觚殊非經意朱子云失其制而不爲棱是也若木簡之觚削木爲之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其角隅有棱然無人削簡角爲圓者何不觚之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此解甚異不可從

觚容二升當以韓詩說爲據燕禮初獻主取觚酌媵獻賓賓酢主如之主取象觚獻公而取觚酌媵自酢酌媵酬賓亦如之其後主實散獻卿復以觚又其後主獻大夫皆獻主人亦以觚

大射初獻自始獻至將射並如燕禮獻釋獲者以觚是觚爲始獻所用而考工記梓人云獻以爵酬以觚者此觚字是觶字疏謂古觶字作角旁氏觚誤觚也考鄉飲酒鄉射俱獻以爵酬以觶疏說信然

子見南子

史記孔子至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孔叢子云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拒而不告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

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二說不同。後人疑南子非當見之人。因以南子爲南蒯。說見孫奕示兒編。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是時年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時年十三。豈得受業門牆耶。何燕泉餘冬序錄、陳絳金罍子、顧太初說畧、並取季昭之說、皆失之不考、

老彭、

老彭。鄭註云、老聃彭祖、抱朴子明本卷云、老子既兼綜

禮教又能久親依仲尼有竊比之歎亦以老爲老聃按老聃在彭祖後不應反居其上包註以爲殷賢大夫是也若後漢書郭泰傳嚴岫頤頤神娛心彭老此則當如鄭說

束修

孔註以束修爲束脯　註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書馬援杜詩延篤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修飾之意與鄭註同示兒編以束修爲檢束修飾據後漢書鄭均傳束修安貧劉般傳束修至行皆同　丁義謂約飭其身則

無不誨之即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三說皆通按
家語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凡所教誨束修
以上三千餘人此明謂年十五以上者康成之說尤長

五十以學易

元城劉氏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按何平叔作集解
時諸家本具在並不言此經有異文何以至宋時乃有
別本殊不可信愚謂五十學易猶言終身學易舜五十
而慕其証也加我數年加工夫非加年歲註疏以此爲
求五十時語已看得太滯後人更有以大衍之說傅會

者方潛夫周易時論曰、邵子云。五爲小衍。五十爲大衍。以數倚之。參兩爲五。而五爲之紀。十統於五。故曰五十以學易。理寓於縱橫之數。而數足於生成之終也。任釣臺周易洗心序曰、文周畫卦自羲圖出。羲圖自河洛出。五十者圖書之中也。圖一三七九二四六八周行于外。獨五十在中。五又在十之中。藏于寄也。圖爲體。書爲用。至書而十并不可見。藏于寄也。八卦者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之象。五乃未發之中。十即中節之中也。學易不以五十。失其本矣。周公教人用九用六。此剛柔之分消息

之端易之用也孔子自言以五以十此剛柔之合消息之原易之本也此皆穿鑿之說　王虛舟雜卦論云雜卦始乾終訟者體對待也始大過終夬者用流行也合之始乾終夬而以訟大過爲轉關子葢曰人具乾體本來無過而乾體虧蝕乃有大過有大過以復于無過則訟實開之而夬實竟之故提大過以承訟而留夬以結乾葢昭然矣乾純陽夬五陽大過四陽以四陽而過大初上之陰實蔽之乃其中之乾體固在也一決再決夬其陰而純陽之體復故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之

言也。孔易既成。寄慨以示弟子志之。以明此旨也。按此論雜卦自有理。牽合本章。則傅會之說爾。

執禮

葉石林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謂之執禮。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禮居一焉。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凡此或讀以喻衆或執以行事。至周衰。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子所雅言。

亦謂之執禮。愚按語類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禮目其禮、朱子謂不是當時自有此名。則石林之說。固朱子所不取者。然執字作如此解。似較有原本。王伯厚極取其說。謂可以補詁義之遺。若通雅載陸儼山之說云、執卽埶字、埶藝古通用、藝者樂也、此則謬妄不足詰。

互鄉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困學紀聞、兒邑屬亳州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

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通雅互鄉名古曆里今在睢州一統志云在陳州商水縣據此數說互鄉非宋地即陳地或據博物彙會云兖州之城東盤瑯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固南馳互鄉疑互鄉是魯地非也此槩言兖州之城鉅野屬魯而瑯琊則屬齊安見互鄉爲魯地乎

吳孟子

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昭公娶于吳謂之吳孟子孔註云當稱吳姬諱曰孟子禮坊記鄭註云吳魯同姓也

昭公娶爲去姬曰吳而已是當時諱姬不諱吳也胡氏乃謂魯但稱孟子人加吳以譏諷之此杜撰之說近人已有辨之者或又謂孔子於陳司敗則諱于春秋則不諱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稱夫人薨以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戒此說亦非春秋大事表曰不書夫人薨以見魯臣子不以夫人禮喪之也娶吳爲同姓罪在昭公耳於孟子乎何尤昭公畏吳而與爲昏生以夫人之禮崇之則死自宜以夫人之禮葬之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弱其祀使不得成禮以葬聖人據實書之以著

强臣專制陵逼其君之罪而顧謂夫子因其同姓而諱其罪並削其號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于孟子于事爲失實于情爲非宜聖人固萬萬不出此按此最得經意觀左傳言昭夫人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則其不以夫人禮喪之可知矣